

中华野史

靖康纪闻

（宋）丁特起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靖康纪闻

（宋）丁特起 著

目录

序.....	01
拾遗.....	47

序

纪闻者，纪靖康元年中事也。春正月五日，金人拥兵犯京城。二月十二日，退师。秋九月，陷太原。冬十月，陷真定，继陷滑州等郡县。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拥兵再犯京城。闰十一月二十五日，陷京师。明年，春正月十日，邀皇帝出郊。二月六日，废帝。九日，邀太上皇帝、皇后、太子、诸王、公主、嫔妃等郊外。三月七日，改伪楚，立张邦昌，僭号夏。四月一日，退师，拥二帝北去。四日，邦昌伪赦。九日，册命元祐皇太后。十一日，元祐皇太后垂帘听政，邦昌复避位，收伪赦。五月一日，皇弟康王即位于南京，改元建炎，大赦天下。孤臣特起自春徂夏，适在京师，初迫桂王，尝为西枢门下客，颇得其事。继游函关，与同舍郎讲问尤详。悉痛二帝之播迁，悯王室之颠覆，咎大臣之误国，伤金戎之强盛。事有不可概举者，大惧天下后世或失其传，无以激忠臣义士之心，无以正乱臣贼子之罪，无以知吾君仁圣忧勤而罹此不辜之实，因列日以书之。起元年十一月，至明年五月一日，目击而亲闻者，罔敢违误。其间褒贬，允协公议，非敢徇私臆说也。盟于天，质于地，告于祖宗之灵，斯言无愧。如其青史，请俟来哲。宋孤臣丁特起泣血谨书。

靖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，枢密冯澥归自河东，具言金人索金玉辂及上尊号事，朝廷从之。澥行才两日，中途遇王云，复

同还。云坚欲割三镇地，是时金人已破河东襄垣县，次侵滑州，告急者踵至，朝廷降诏，使人为备而已。

十四日，河阳告急，朝廷召文武官于朝堂聚议。御批云：“三镇与之，利害如何兹事体大，朕不敢专，其诏百官共议，仍不得持两可说。”是日，百官立班给笔札，亲书利害，许割三镇者，不胜其多，范宗尹其首也。称不可与者才三十人，何其首也。与者言曰：“三镇既尝许之，今不与，是中国失信，不若且与之。纵复猖獗，则天怒人怨，师出有名，可不战而屈也。”不与者曰：“国家更三圣始得，河东陵寝在焉，河北天下之四肢，苟去，吾不知其为人，贡赋乃其末耳！况天下者，乃太祖太宗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。敬瑭之事，岂可遵乎”朝廷竟从与者之议，遂割三镇，遂罢何中书侍郎领开封府事。是日，复下哀痛之诏，仍俾河北、河东、京畿等路并行清野。士民读诏，莫不感恸。

十五日，诏免京城公私房钱，命尚书梅执礼为清野使。

十六日，金使王芮等十三人到阙议割地，其辞颇不逊，仍欲大臣亲谕河东、河北之民，交割地界，朝廷许之。是日，边报益急。

十七日，道路传闻游骑已渡河，执政诸公似未深信，皆云：“自秋末，金事李回已将兵防河矣。”但边报益急，殿前司乃遣马纲作斥堠。已而召募忠义团、结使臣，将以修守御。是日戒严。

十八日，既戒严，内外惊扰，近城居民流离迁徙者，不绝于道。军人保甲乘时作乱，劫掠财宝，焚烧庐屋。得城东巡检魏清捕杀三百余级，稍定。朝廷指挥城外居民搬入，听就寺观止。

十九日，开封府揭榜云：“前日北兵来，系拆彦质溃兵，

已招安讫，城外居民，各仰归业。”又榜云：“清野指挥更不施行。”太学生丁特起上书力辨，以谓边报每急，事未可知，坚壁清野，在今日立不可缓，不应辄罢，仍乞以在城兵尽屯城外，以待敌至，使无缘遽犯城壁。并守御八策献。书下枢密院，大臣阻难，不行。是夜二更，马纲还报，金人已渡河。大臣犹未之信，再遣使臣刘词，将步骑三百出封丘门远探。

二十日，刘词远探星驰而还，云：“兵次陈桥，为金人掩杀，伤者几百人。”大臣始仓皇，而计无从出矣。是日增置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官吏，以枢密聂昌领之。

二十一日，诏罢诸司庶务，专以应副军期为主。遣使交割东北地界，以通和国信使为名，同枢密使聂昌使河东，门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。

二十二日，耿南仲、聂昌偕金使王芮一十三人等出国门。时金兵已压境，大臣尚执和议，苦无经画。著作郎胡处晦作长歌切中时病，其词云：“天边客子未归来，玉关九门何窄塞。大臣裂地过沙场，铁骑凭河又驰突。官呼点兵催上门，居民袞袞闾巷奔。请和讳战坐受缚，乌用仓卒徒纷纷。黄河一千八百里，沙寒树长险难恃；官军观望敌如烟，筏上胡儿履平地。大臣持禄坐庙堂，小臣血奏交明光；胡儿笑呼一弹指，公卿状如鹿与獐。明明大汉亦有臣，谁谓举国空无人贾生绝口休长恸，用者不才才不用。”

二十三日，命保甲、军人、百姓、僧道等上城守御。其势日益紧急，执政直宿聚议，亲视诸城。又置四壁弹压提举官各一员，都统制官各一员。提举东壁王时雍，南壁舍人李擢，西壁侍郎邵溥，北壁给事安扶。统制东壁辛康宗，南壁高侍，西壁张撝，北壁刘衍。其余诸门，弹压统制官不可殫记。又命刘延庆提举西壁，刘鞬副之。

二十四日，王琼、郑建雄勤王之师八千人到阙，上令此兵驻紮内地。

二十五日，殿前司以京城诸营兵万人，分屯五军，以备四壁策应。前军屯顺天门，左军中军屯五岳观。右军屯上清，后军屯封丘门。左中三军姚友仲统之，右后三军辛康宗统之，范琼、张仙、裴渊、汪长源辈各统军在城屯驻，城外者不知庙算为何如也。迨晓，遽传兵已满四壁，乃降黄榜，告谕士庶云：“金人游骑已及郊畿。”士庶读之，莫不惊惧。

二十六日，传闻元帅、国相来自河东，副元帅太子来自河北，辐辏阙下。朝廷增遣所募忠义及百姓等诣城守御，甚严备。

二十七日，诸城搜索奸细，豪猾辈因缘骚扰，往往及无辜。已而群聚捶杀太尉辛康宗及使臣等，四壁扰乱。迨晚，捕为首者五人，腰斩东壁。已而诏罢百姓不许上城守御，散行召募忠义之士，旗帜满城，召募者多市井游手之徒耳。复捕奸细三人，市金号令。继闻金人欲捕内官，又诏内官不许上城，传宣者以黄旗号焉。金人十万众，其间多掠吾两河之民，充数于其间，复掳近京之民，运石伐木，造攻城之具，执役者众。太子紮寨刘家寺，相国紮寨南郊坛，四壁诸城皆临河紮小寨，围闭周密，不以数计，旗帜人物，公然往来郊野间。自此朝廷召募益急，罢相唐恪，以何代之，孙传知枢密院事，曹辅金书。又以何

提领召募奇兵，孙传提领召募忠义。已而郭京于殿前得，傅文政于草泽得，杨惠广于释子得。郭京自云有妙术，掷豆为兵，且能隐形，庙朝诸公以为神人，一京翕然共仰重。傅、杨亦挟术自是，枢密除擢，不问能否，微贱自布衣而为统制，由技术而参机谋，以商贾而任将佐，其弊殆不可胜言。列皆领兵往来城市，真类儿戏。有识之士，颇为朝廷忧，而庙堂自以为得计也。民情惴惴，造撰传播之事非一。军兵辈复乘间骚动，朝廷

患之，散榜立赏，缉捕甚紧，斩首号令者相继。金人水土之工日夜不辍。是日，诸门缚炮架，造鹅车。

二十八日，南道总管张叔夜勤王之师三万到阙，长子将前兵，次子将后军，自将中军，屯玉津园。

二十九日，上幸东壁，抚劳将士，增秩赐帛。

闰十一月一日，上幸南壁，抚劳将士如前。叔夜领兵起居于南薰门下，军容整肃。上喜，命解右仆射笏印金带以赐之。已而上幸宣化门，徒步登拐子城，亲视金人寨虚实，仪卫悉屏，惟内侍数人从。偶雪，作泥淖，身被铁铠，步履如飞，天颜忧勤，愁悴踟蹰。是日，奇兵作乱，殴统制王健，杀使臣十余人，内前大扰，太尉王宗弼引兵戮数渠魁方定。王健创奇兵，何损之，有识者颇以为笑。盖自古兵法，奇兵皆临机制敌，未闻领奇兵以自名也。况未尝出奇，自辍变乱，大抵今日所谓奇兵者，类如此耳。

初二日，上幸西壁，抚劳将士如前。金人攻善利门，告急。姚友仲选五军中神臂弓、硬弩手一千五百人策应，乃止。

初三日，上幸北壁，抚劳将士如前。上凡四日抚劳，每巡壁，不进御膳，取士卒食食之。复以饷士卒，人皆感激流涕。自初巡壁，雨雪交作，四日未尝止。皇后亲用内府帑帛，与宫人作拥项及衣被等，分赐将士。酒卮一赐统制而下。是日，金人攻通津门甚急，姚友仲选前军将副部队一千人策应，军兵下城接战，杀获甚众。

初四初五初六日，金人攻通津门、宣化门甚急，大臣亲往督视，犹未有用兵意。太学生丁特起上书论列，谓金人有三可灭之理，而兵有五不可缓之说。书奏不报，金人到关几句日，见朝廷未尝用兵，而金人攻益急，善利、通津、宣化尤箭发如雨，中城壁如猬毛。又以磨石为炮，间至城上，楼橹摧破。姚

友仲于三门两拐子城别置两门，去马面三十步许，砌以砖石，中间开小门如城门法。四围复置乳墙迎敌，自拐子城门出入。不日而成，所赖以固。先是，术者言，京城状如卧牛，金人若至，必击头项。善利门其头也，宣化门其项也，通津门在善利、宣化两间，此三门者，乃受攻之地。后果如其言，大臣预知而不之问。

初七初八日，殿前太尉王宗础领牙兵一千人，下城与金人战，统制官高师旦死之。是日，姚友仲正策应拐子城，躬率将士督战，凡数合，金人稍退。既而攻益急。初，朝廷为防秋计，上幸封丘门，城外按炮，锡赆不费，炮石迄今尽置城外，莫知其数，及金人攻善利、通津、二宣化三门，不数日，城下立炮架数百，乃尽得前日之所按者以为资也。

初九日，金人攻善利、通津门甚急，复于护新桥河叠桥取道，姚友仲选锐兵下临分布床子九牛弩、大小炮坐，又于城下绞缚虚棚，人立如山，箭下如雨，金人迨晚不能寸进，乃弃桥，益造火梯，编桥撞竿、鹅车、洞子之类，皆攻城之具也。叠桥之法，先用木簰浮水面，次用薪，次席，次土，增复如初，矢石火炮不能入。火梯、云梯、编桥皆与楼橹相高，亦有高于城者。大梯可以烧楼橹，云梯、编桥可以倚城而上，皆用车轴推行。洞子可以治道，可以攻城而上，亦用车轴推行。洞子其状如峻屋，上锐下阔，人往来其间，节次续之，殆有长数十丈者，上用生铁裹，内用湿毡，矢石灰火皆不能入。如治道，则要安炮并推梯之类，攻城则要取土透城，其机巧殆未易数。

初十日，诏展公私房钱，纵市井赌博，以苏小民。内前有斩首号令榜云：“司文政上书，言极无理，奉圣旨处斩。”士论初以为疑，已而免解进士费文端奏札称：“文政所言，虽无理，不应弃市，虽草茅一介不足惜，而士之去就，往往视此，

恐塞天下之路。乞以文政上书揭示，使中外知文政被诛之罪。”迨晚，开封府奉圣旨备文端奏札云：“教坊乐人司文政，伏阙上书，助金人害国。”士论始息。

十一十二十三日，大雪。意未解，士卒暴露，有诏：“朕不自安，再幸四壁，犒劳将士。”连日銮舆之出，正大雪苦寒，驰马戎服，露手揜腕，其赐赍如初，仍命将士披城接战，间有得级者，又赐以酒食，遗金人寨中。

十四日，通津门发炮，中金人一裨将。初传王芮，继闻乃金人刘安也。捷奏，上喜之，命以武功大夫并金带以赐监炮使臣。又以武功大夫空名诰一、金带一、示待漏院之侧，募人能戮金裨将一人者给之。又揭示赏格，自获酋长迨小番等，赏各有差。复诏许人输财助国，日有献者，皆量多少命以官。

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日，金人攻诸门益急，但命使往来，士庶莫测其故。太学生丁特起上书，乞用兵讲和之计早决，无淹延未断，养成大患。奏不报。统制官姚友仲奏札谓：“金人攻城急甚，兵既不用，乞遣使议和为便。”亦不报。先是，金人初到阙，姚友仲与诸将议击之，幸其远来，其众必疲，行列未成，若选精兵六万，出四门分布，乘势而击，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众必溃乱。有可破之理。过此，日复一日，其势益盛，援兵不至，士气阻丧，虽悔无及。是时，唐恪正主和议，恪不之信，迨其攻城既急，罢相唐恪，而相何。而友仲乃有讲和之请，复不加省。恪主和议而未尝决，何主用兵而未尝用，是时友仲、特起之奏，俱不得行，要知恪谬而无断，误国于前；

刚而寡谋，误国于后。大臣如此，宜彼强而此弱也。

十九日，枢密曹辅、左丞冯澥出使，寨中莫测其故。是日，善利、通津、宣化等门金人炮座数百，炮掷如雨，人不可存，往往中炮死者，日不下数十也。

二十日，金人渡陈桥，俯宣化门，欲涉河之南。有黑旗子三人已登，都统制王燮同姚友仲率骁骑使臣数十，及兵士西人百余披城下战，杀略数人，金人乃退桥之北，入鹅车洞子中。俄顷，宰相何 巡至城上，黑旗子复如前登岸，城上矢石如雨，金人略不顾，城脚之西有披城下寨者，兵约六七百人，见金人到众，欲与交锋，望风退走。金人引众进逐，厉声城上大呼曰‘后面应’，而众已溃散，势不可回，隔岸矢石如雨，中伤者数百，自填陷马坑而死者百人，金人辄大笑。

二十一二十二日，诸门各有披城下战，杀伤金人亦多。

二十三日，统制官发兵千人，自宣化门披城出战，士气甚锐，迫逐金人几欲弃寨而北。士卒贪功，辄率意渡河，未及北岸十余步间，河冰陷裂，士卒惊乱，而金人遽迫岸交手，迎敌陷河而没者百余人，自是士气益折。

二十四日，彼势益锐，火梯编桥到城下如鳞次，烧宣化门敌楼三，间发大炮如雨，箭尤不计其数，其攻甚力，获龙河悉填满鹅车，领众直抵通津门、宣化门、三门下无数步许。力攻二城，其势甚锐。

二十五日，大雪。未明，南壁有气若横青山，城上有赤气横亘十里，其气如血，黎明不消。金人乘寒急攻，通津、宣化二门益急，诏六班俱登城，城上及虚棚人物戈戟如织。郭京领正六甲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，大开宣化门出敌，城中士庶，延颈企踵于门，立候大捷者数千人；纵行旁观，鼓噪以助勇者又数千人。俄顷云：“前军已夺大寨，立大旗于金寨矣。”又云：“复夺马千匹矣。”时有令云：“除守楼使臣军兵外，余人并不许上。”盖京六甲正法能隐形，若城上人众，恐为金兵觐望。言犹在耳，金兵分布两翼而进，冲京前军，一扫殆尽，皆望护龙河，积尸不可胜数。复自云梯编桥并攻上城，迎敌官军

班直虽排布如云，无一用命死敌，皆下城遁避，守御官吏相继奔走，金兵遂发火攻，敌楼金人相踵而上，扬旗帜，众悉溃散，百姓大呼：“金兵已上城也。”自宣化门，金兵三百余人，分作东西两队，旗鼓引众，弓矢射逐已次第分。守御官兵拥窄，不能施放，退师迤邐崩溃，下城外铁鹞子作阵，鼓噪而行，与城上金人相为形势。士卒下城，投戈散地，四壁数十万众弃城而下，独北壁守御如故，枢密孙传躬亲宣谕士卒，下城守内救驾，至次日方下城。居民皆惊扰，号呼奔走，军士辈乘乱劫杀，卧道上者如麻，捶杀太尉姚友仲，将士、使臣、宦官被害者不可胜数。迨晚，诸金人纵火烧诸门，及新城里居民居宅、王公大宅，劫掠杀掳，火光亘天，达旦不灭，百姓哭声震动天地。金人未尝下城，杀掠者皆溃散军兵辈耳。自早至夜，旧城诸门悉开，新城里四壁居民被害者尤多，龙造宫、宁德宫诸王帝姬后妃，皆潜入大内。上仓皇召大臣，亲王至者惟济王谢克家，上召王克家入小阁中，计议遣使，军中传闻，上有意极谦，皆是全活生灵之意。

二十六日黎明，有旨，百姓赴宣德门请甲救驾，使命杂沓传呼，其声哀怨。已而上御宣德门，亲谕军民，露腕凭栏，大呼于众曰：“事体至此，军民欲如何有谋即以献，朕当听从。失守之罪，一切不问。”仍命百姓请甲及军器等前去，各保老小。上仓皇，不觉坠帽，百姓奏问称你我，亦其情迫仓皇，不暇他议也。士庶初虑上有迁徙计，因泣告楼下曰：“陛下一出，则生民尽遭涂炭。”又呼曰：“寡人在此。”士庶号恸，上亦为之掩泣。已而士庶感愤，请甲逾三十万人。惟止四军及班直有四万众，马数千骑，及护驾人马等皆欲出奔行门，指挥使都虞侯蒋宣引数百众升祥曦殿，大呼曰：“请官家远出，这里不是官家住处。”其势甚遽。上曰：“教我那处去”众曰：“须

讨一线路去。”上曰：“卿等忠义，亦不可不备粮食及金宝随身。”乃诏殿前指挥左言宣谕从军，令廊下饱吃酒食，又令开内库散金帛，恣左右所取。亲从、亲军、左右长入祗候、十班内宿、上直卫士，争取重宝以怀之。上入祥曦殿内，东门司小殿前内侍十余人立，太子在侧，踌躇未决，尚书梅执礼谏曰：“陛下未可轻弃社稷，金人敛兵未下，亦当别议，使使哀鸣下礼，卑辞请命，而后观变，旋为之计。”乃令左言谕蒋宣曰：“日已晚矣，大兵在外，未可轻动，俟来早图之。”蒋宣素与左言相得，遂不复拒。命既出，即诏：“殿前蒋宣忠义可嘉，特与先次换班正使，仍带窑刺史落，权除外路州铃辖，余人并放罪，所取金宝并免追纳，愿出职换授者听金人。”俄，军前遣济王、何 并金使六人入丽景门入见，传到国相二太子令旨，告谕百姓安业，两国讲和。是日，百姓以手加额，私相庆贺。迨晚，朝廷发使，执请命黄旗至军前，大官翰林司赐酒食果子赴军中，旧城外新城里金人渐次下城，掳掠城中，凶豪小人导引金人，于坊巷劫掠，放火大扰，人民迁徙入角门内，由汴河冻冰上过，所过既多，践履冰陷，溺及弃掷小儿不可胜计。亦有全家入井自缢者，亦有赴火死者。是日，日色如丹，烟焰中如有二日相斗之状，众目相视，莫能辨别。

二十七日，金人遣李若水入城，告谕少帝，勿须播迁，五百里内周围皆吾兵矣。可遣宰相来议事，及邀圣驾出郊议大事。是日，白昼无人行。

二十八日，宰相亲王出郊谢二酋，开封府揭榜云：“仰在京文武百官、秀才僧录、司率众父老百姓，各赴大金军前，求告国相元帅、太子元帅，请愿将金帛牛酒犒设三军。”是日，内外士民睹请命之榜，相顾感泣，纷纷输财，献金帛牛酒者络绎于道，各以长竿标挂大揭，榜示某坊某人献物于国相太子元

帅，答谢活老小之恩，满城如旗帜，节次进献，金人留之，出城请命献物者如市。未刻黄榜云：“大金坚欲上皇出郊（乃上皇非皇帝也），朕以宗庙生灵之故，义当亲往，咨尔众庶，各务安静，无使惊扰，却误大事。”士庶睹榜，又怀疑虑。是日，溃散殿前军兵等所至为害，朝廷患之，散榜免罪招诱人，分遣将士及开封府捉事人捕捉讨，掳者甚众，径于通衢斩首以令，无虑数百人，民情愿快。凡斩首者，顷刻复为军人百姓剖剥殆尽，至有并骨持去者，遗骸不可胜计。蔡河、汴河老小横尸尤多，亦有被割尽者，皆军民乏食，至此，市井公然以人肉货卖。自是里城内讨掳稍息，而城外者犹未定，尚肆烧劫，军民至结连金人下城，或削发为装金人，共劫掠后族贵戚、王公大臣、富商巨贾之家，无不害者，如张温成、刘明远、刘大皇、聂婆婆等家，皆首被祸，其余士庶，烧劫扶持老幼迁徙入子城逃避者，累累然相望于道。如是累日未息。已而，流民殆遍于相国寺，乃寺东西廊庑间啼饥号寒，极可伤恻。是夜，里城外烧劫如前，彗星出东北角。

二十九日黎明，日出如火赤，人皆惊视。巳刻，朱雀门始半开，弹压官往来四壁，金人断掘诸门慢道，以铁鹞登城。先是，二十五日得城，纵火烧诸门，瓮城楼橹，越三夕不灭，炮架殆尽，至是又增治及慢道。

三十日黎明，揭榜：“大金和议已定，朕以宗庙社稷生灵之故，躬往致谢，咨尔众庶，无得疑惑。”平旦，上拥数骑出南薰门，何、陈过庭、孙传等从，曹辅、张叔夜留守弹压。是日，百姓父老，争持金银、牛酒、彩帛献军前。自内前至南薰门不绝，人迹如蚁。迨晚，驾未回，人情恟惧。俄顷，有黄榜自南薰门入，云：“驾报平安。”诏云：“大金已许和议，事未了，朕留宿，只候事了归内，仰军民安业，无致疑虑。”

士庶读诏悉还，通夕不寐，至有然顶蕪臂者。是夜，所至坊巷百姓少壮者，犹队伍巡逻达旦，自是贼盗无所施其巧。

十二月初一日，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门，以俟大驾。焚香夹道，香雾盘空。未间，黄旗又自南薰门入报平安，诏云：“和议已定，礼数未了，仰百姓安业，无致惊扰。”迨晚，又诏云：“大金和议已定，朕只俟礼数了，来日入城，与万民相庆。”

初二日，官吏士庶复集南薰门，肩摩臂属，尤盛于前。携香瞻望者络绎于道，起南薰门，抵宣化门。雪中行道泥污，百姓运土填路，以待御车之尘，顷刻而就。申刻驾归，才及门，士庶遥认黄盖，欢呼喧腾，一城传报，奔走行路，山呼之声动天地。已而仰瞻天表，又皆叹惋感泣，涕泗横流。上亦为之挥泪，及州桥，泪已沾湿帕子，殆不能言。郑建雄、张叔夜扣马号泣，上亦揽辔而泣。至宣德门，上始能言，呜咽言曰：“朕将谓不与万民相见。”又感泣不已，士庶莫不恸哭。上既入内，士庶乃散，里巷争传，人情快适，恍若再生，焚香致谢。先是，上出，长入只候王嗣者从行，凡三日两夜，王嗣未尝顷刻离上左右，悉能道上出郊事。云：“上初至南薰门，城上皆金人。城上一人，自称统军，厉声奏知，皇帝若亲出议事，晒好公事，但请放心。”上欲下马，城上金人皆走壁云：“奏知皇帝，不是下马处。”遂乘马如初。又差人报国相元帅，且立马少时，容治道。俄顷，门开，凡驻马一时许，步人铁骑夹道拥卫，直出青城中。金使又奏云：“徐徐行马，安排皇帝行宫。”又立马一时许，至斋宫外。帝欲下马，金人又奏云：“皇帝请里面下马。”帝行马入斋宫门侧一小位中，粘罕遣人奏知皇帝：“二太子在刘家寺，日已晚，容来日拜见。”又奏云：“不知曾带被褥来否欲供进，又恐寝不安。”是夜驾宿粘罕军中。翌日，亦未及见，止遣人往来议事。是日，金人坚欲上皇出郊，再三

说谕，金人方称皇帝仁孝，乃免。午刻，上与二酋相见于斋宫。相见之初，粘罕先遣人将斋宫鸱尾并用青毡裹，有龙处亦蔽以帷，而后设香案，北望致谢，左右皆歔歔。雪大作，时成中无雪，独青城有之，甚可怪也。金人亦为蹙额，继而相贺，遂各命坐。上为主，二酋次之，宰相亲王并列于庭。酒三行，乃起。上与二酋语，王嗣亦不得闻，惟潜听之。首说上皇，次主上，金人出师之由。又云：“天生华夷，自有分域，中国岂可据也。况天意人心，未厌宋德。”又云：“城中颇有搆城出者，皆弃君亲之人，不忠不孝，何足恤也已令尽敲杀。”礼毕，上出府库金帛，以遗二酋。粘罕笑曰：“城既陷，一人一物，皆吾所有，皇帝之来所议者大事，何以此为果欲分赐，可与将士。”俄顷，又遣人奏云：“日已晚，恐城中军民不安，可早回。必欲赐赉将士，但留之左右足矣。”驾兴，二酋送上马，遣数人侍卫。时金人与左右交口皆云：“已是一家，我辈出征已十二年，不知家中存亡，且喜两国通和，遂有解甲之期。”又云：“国相、太子来时，中途已传令，必破京城，万不可攻打，虽二十年亦更戍守，誓不返国。”术者克二十五日与初三日城破，果如其言。二酋人才皆奇伟，太子尤瘦长。粘罕应答琅琅，太子唯唯而已。上初见二酋，以表出示，皆中书舍人孙覿秉笔，其略云：“三里之城，遽失藩篱之守；七世之庙，几为灰烬之余。既烦汗马之劳，敢援牵羊之请。”又云：“上皇负罪以播迁，微臣捐躯而听命。”又云：“社稷不隳，宇宙再安。”粘罕改抹以负罪为失德，宇宙为寰区，上皆从之。

初三日，诏军前，驾幸两宫安慰，命文武百官、僧道父老诣大金军前致谢，及南薰门，伺候金人报，已而金使十余人来传旨：国相、太子致意百官，军中宿食不便，不烦远到。又致意僧道父老：泥雨，不烦到军前，请看经念佛，祝大金皇帝寿。

使命传报，礼意甚勤。是日，朝廷纪纲渐振，劫获掠者数百余人。迨晚，二酋遣使将书，其略云：“既往不念，故无可追，事至于今，良可惊悸。王见在河北，可遣大臣一人，同使命唤回，未审圣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寿祺。”其书不名，止云骨卢你移皆勃极烈大金副元帅书上。朝廷遣金书曹辅行。

初四日，金人遣使命檢視府库，拘收文籍，欲尽竭所有犒诸军。

初五日，金使移文开封府，索良马一万匹—封府揭示：“自御马而下，益拘藉隐匿者，全家军法，告人赏钱三千贯。”自是，士大夫出入，止跨驴乘轿，至有徒步者，而都城之马群遂空矣。

初六日，金人移文开封府，索军器—封府揭示：“许人收藏军器，悉纳赴官，限满不纳，依私藏法。”先是城破，军兵抛掷军器，狼藉道路，多为民间收蓄。

初七日，开封府散榜召募溃散使臣军兵等，依旧收系，支給口食。是日，陈过庭出使两河，催督交割地界。

初八日，民间权住典顾人口，以散失人口者甚众，人难于寻觅，虑隐匿者不肯归还也。迨晚，又有诏抚中外，遣使分诣诸路，乃先往军中，请号以行。

初九日，金人移文开封府，索金帛，取河东河北守臣、监司亲属，质于军中，待分割地界了足归还。又取奸臣家属，凡二十家，如蔡京、童贯、王黼辈。又取张孝纯、蔡靖、李嗣本家属及要李纲、吴敏、徐处仁、陈觐、刘韜、折彦质、折可求，城中官吏惟命是听，其或在贬路，或已出京者，具以实告。诏使者六人行军请号，二酋虽听信，复拘留未行。

初十日，有诏，大金军登城不下，人复更生，已受天赐，但军暴露劳苦，除府库所有尽充犒军外，切忧数少，支散不敷

应。戚里权贵豪富之家，均蒙再生之造，义当竭其家货，不得少有吝惜，已令开封府措置，日下拘收，转送大金军前。是日，纳马，金使督责甚峻，又退换羸瘦者。

十一日，有大诏：金军兵已登城，敛兵不下，保安社稷，全活生灵，恩德至厚。今来京城，公私所有，本皆大金军前之物，义当竭其所有，尽以犒军。已降圣旨，拘收戚里权贵、豪富之家金帛钱粮，犒设大军，自皇后为头。又诏：有能率先竭财犒设大军兵者，令开封府具名奏闻，当议优与官爵。今已差官遍行根括外，切虑人户未能通知，尚有藏匿窖埋，致使本朝有亏信义，或敢如前埋藏，并行军法。

十二日，开封府出榜云：“见奉圣旨，拘收戚里权贵之家货财，以助犒军，今来累日，并未见人户尽数贡纳，切虑罪责，致将金银等藏窖。右榜人户等将本家金银表段，竭其家货，赴府送纳，如敢藏埋，许诸色人告，以十分为率，三分充赏，先以官钱代支，其犯人以军法行。知情藏窖之家，亦许告给赏，不行陈告，与犯人同罪。”民情汹汹，殆不聊生。于时有从政郎陈行率先诣开封府投报，乞以见开和乐楼正店内银器，尽数输官以犒军，诏改合入官，与堂除差遣一次。是日，金人所取河东、河北守臣、监司家属，欲质于军中者，开封府至是悉以勾集团结于廊庑，不遣者累日。饮食不给，寝处不问，啼饥号寒之声不忍闻，通夕不寐。有识者闻之颇不平，不知所犯为何等罪也。

十三日，开封府督责金银甚紧，郑王后宅以隐匿金银，不肯尽输，有诏：父祖并追毁出身以来文字，其余夺官者甚众，枷断勾当使臣等号令于市。是日，金人索酒匠五十人，酒三千瓶，悉与之。

十四日，士庶纳金帛者纷然，朝廷又命开封府及使臣等，

于交质库金银匹帛诸铺家至户到摊认，拘籍一铺，动以千万两计。是日，传闻大帅胡真孺领兵勤王，后军不继，为金人掳入寨中。

十五日，津搬犒赏绢赴军中，左藏库、京师上四库所有如数。京畿保甲，尽差充役，三衙使臣分地分监督，每军各执旗帜旌别，人皆争先驰，以幸早结，所搬才及十万匹。是夜尚书省大火，烧刑部，拆尚书省牌投火中褫之，乃息。

十六日，津搬犒设物如前。金人择绢不堪者，浸墨水退换。传闻二酋甚怒，谓使臣曰：“大军在此，已欲渝盟。”使命委曲致慰，其怒稍霁。

十七日，津搬犒绢如前。又退换黄绢，亦浸以墨水。朝廷乃于内府铨择绢之奇者充代。

十八日，诏免京城公私房廊绢一月。先是，金人再遣大臣之两河，督割地界，朝廷寻遣陈过庭，而金人拘留，是日始遣。复差使臣十人。

十九日，督责金银甚峻，御史台、大理寺、开封府勾捕纳愆数逾限者拷治，虽戚里权贵家属，官至承宣、留后，妇人封爵至恭人、夫人，皆荷项拷掠，期于必纳而后已。又诏：“纳金银人计直给还茶盐，钞金一两，准三十二千；银一两，准二千二百。”又榜：“诸州县镇，曾遣人在京买卖变易，见在金银，仰日下尽数赴官交纳，隐匿依军法。”又榜：“京师，天下富商大贾所聚，应店户至屋宅拘收蓄金银之人，并尽纳官，店主许告陈，知情与同罪，隐匿者并依军法。”又榜：“宰执以下，应曾赐带者，并仰赴官送纳。”又诏：“神霄宝轮悉以充数。”

二十日，津搬犒设军绢殊未敷数，遣郎中监督使臣，于诸门分监分头交纳。传闻金人掌受纳物者多不逊，求瑕指疵，动

辄退易，官吏难逃其责，至于棒殴。使臣者意欲赂遗，乃肯受纳。官吏至是多以大蒜、沙糖、针绵、花藤赂之。

二十一日，榜四壁毁宫屋货卖，以士民缺乏柴薪故也。是日，根括金银，尚未敷数。又诏：质库户质金银并拘入官。

二十二日，大雪盈尺。诏云：“风雪大寒，小民缺柴薪，多致冻馁，皆朕不德所致，万岁山许军民任便斫伐。”是日，百姓奔凑，往斫伐木者，无虑千万人，多为军人强夺。

二十三日，金人索监书藏经，如苏黄文及《资治通鉴》之类，指名取索。仍称文开封府，令见钱支出收买，开封府直取书籍铺。是日，万岁山斫伐者益众，台阁亭榭悉毁拆。而仓皇之际，台榭欹倒，奔逃求出，蹂践至死者百余人，互相殴击、攘夺而死者又数百人。顷刻间被剝剔，市井货人肉者甚多，至是又多有其事。先诏樵采万岁山斫伐竹木，而军人并毁撤台榭，又攘夺喧乱如尔。至是，开封府捕斩作乱者五人，稍息。

二十四日，金人持书入城，督责金帛，以书揭示士庶。书云：“骨卢你移皆勃极烈左副元帅、王子右副元帅谨致书于大宋皇帝：近日差官入京，检视府库，藏积绢一色约有一千四百万匹于内，准充犒赏所领一千万匹，今承来示搜寻深意，恐似防再索，假以为辞，于理未安。比者城破，本意纵兵，但缘不忍，以致约束。今来赏劳诸军，议定合用金一百万锭，银五百万锭，缎千，衣绢数不限，早望依数应付且冀。”亮悉无用匿辞。国书：“在前大金登城，敛兵不下，保全一城生灵，恩德至大，犒军金银彩缎，自当竭所有以应付。除内藏、左藏、元丰及龙德两宫、御前皇后阁、太子宫并臣僚之家，已根括到数目外，大段缺欠，今晓谕权贵戚里豪富之家，及凡有金银表段人户，仰体认大金之恩，匹两以上，尽行输纳。差王时雍管东北壁，徐秉哲管西南壁，并管受纳。依诸家元纳到封头，交与

受纳官。如敢隐匿，及官吏乞觅，并仰一面处置施行。”士庶睹榜，颇怀忧惧，迨晚，金人来呼医甚急，传闻二太子有目疾，诏以翰林医官视之。

二十五日，大雪。民间揭榜云：“应被掳失去人口之家，愿往军前识认及以物收赎者，请会于东西塔院，同诣尚书省陈状前去。”俄顷，西塔院会集数万人，不知尚书省如何处置也。是夕，火烧开善寺、天宁寺及居民五百家。

二十六日，散榜根括金银甚急。又诏鬻爵，开列官资榜价直，募人承买，及僧道紫衣师号等。揭榜旬日，不闻有应募者。

二十七日，金使二十一人诣大相国寺，焚香礼佛。

二十八日，金人索已歿使臣，赙赠五百匹两。先是，城陷日，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驿，百姓乘乱辄擒杀于驿前，剖剥之。至是索赙赠，朝廷从之。

二十九日，纵民樵采万岁山竹木殆尽。又诏毁拆屋宇以充薪，军兵百姓赴者又复如前攘夺。先，自城陷日，金使人当宿都堂议事，以从官接伴。是日，金使与接伴方食，而军民毁拆绛霄楼欹倒，攘夺噪啖声闻于外，继闻有践蹂坠压至死。金使问，接伴言其事，金人笑曰：“使民争利，定强者得，弱者失，至压损人民，何不命官拆俵散乎”接伴者无以对。嗟乎！天子屏园囿之欢，纵民樵采，可谓盛德事。而奉行之吏无经画，欲利于民，而反害之，宜其笑也。

三十日，津搬绢尚未敷数，又起搬金银，一城骚动，皆搬运金银之人，络绎于道，士庶相顾，莫不慨叹。

靖康二年正月，初一日，金使二十一人诣相国寺烧香，百官僧道出南薰门，乞庆二元帅，金使传命止之。

初二日，搬运金银赴诸门交纳者终日不绝，绢已毕。

初三日，金人退换金银未钅销者，及两数亏亦不受纳。受

纳金银官纵强恣横，意欲贿赂，故为是尔一封府闻命，不敢稽缓，差杂役千余人，往南薰门，复取退金银。而偶奔走甚迅，百姓从而奔走，妄意为交割城池事，争往观看。而金人城守者遽见城中数千人奔走，而甚疑虑，遂报军前。俄顷，金人擐甲状，忽备铁鹞子于门外者数千人，几惹大事。已而，呼监督官于前，胡跪诉说，几不免敲扑。而监官具言，人偶奔走，百姓又从而妄意，恳告再四，乃得免。

初四日，金遣使乞朝廷再诏谕河北、河东诸州，交割地界。盖自聂昌、耿南仲出使，继遣陈过庭，皆寻为交割地界，两河守臣百姓等作坚计，例不奉诏。至是，凡累日，竟不得石州，金人患之，乞朝廷再以诏谕。朝廷不得已，乃降敕：“某州守臣，大金元帅府领兵来，不可失信，欲尽割河北、河东，永图结好。虽即时应许，遣聂昌、耿南仲前去，其实念祖宗之地，不可与人。故自大金临城，坚守御敌，终致失守，出城归款，上表称臣，受其正朔。所有重兵皆不下城，犹守候交割抚定了，而后收敛。仍取应系合州官员在京血属为质，候抚定了日放归。其在外者，亦别作根勾去讫，近勾到知石州种广家属，遣还，军还，石州早已归款，不用。知其余家属才候抚定，亦为归还。今闻某州某守未降，盖谓勤王保卫社稷，不愿归属分界。但大金尚在城上，若更坚守，别有施行，则汝之忠勤，反为宗社之祸，不如早与烧毁楼橹，开门出降抚定，除本土人民外，原系河南百姓、官兵、客旅，元许放还，则公私各得其所。再念，京师不能保，若汝依前不顺，岂止宗社无所裨益，在汝亦必不保，谨无执迷，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”是晚，遣使持此诏书之寨中。

初五初六日，津搬金银表段，动以车计。又退换表段不及端者，督责根括，殊为紧急。初未尝恤人，惟务苛刻。

初七日，四壁都巡检使范琼，为中书舍人高伯振致斋于慧休院。先是，城陷日，中书舍人高伯振与老母稚子全家，具死于乱兵。至是，遗骸狼藉，无与殓瘞者，琼出己钱为殓于僧舍，及作斋荐悼。琼胄武人，而能举此高义，亦可嘉也。是日，何使军中。

初八日，何使还。尚书省揭榜云：“准御封付下大金犒军金银表段，府库土庶元初数目十万，未及所须之一分，遣右仆射何躬诣大金军前恳告，怪问以谓，京城人民众大，必有隐藏，契勘大金活一城生灵，无以为报，性命无保，财物何惜，仰开封府尹督责四壁官，尽行收拾，须管尽数收括。日近供纳，仰御史台催促觉察，如有不依，今来约束之人一面已依降指挥处置施行。”又榜云：“朕苟可以报大金者，虽发肤不惜，尔士庶其体此意，速行送纳。”

初九日，根括金银益急。御史台置历抄写自宰执以下未纳金银人姓名，督索开封府、大理寺及四壁根括，所勾呼禁系枷拷，不可胜计。不以官品高下，例行拷讯，荷项催促，征者相望于市。迨晚，有诏云：“朕以初十日出郊见两元帅，议上徽号事，咨尔众庶，各宜知悉。”

初十日平旦，驾出南薰门，开封府尹少尹以金银数未敷，各降三级。是日，车载金银起纳军中者，莫知其数。迨晚，榜诏云：“朕出城议徽号事，为诸国未集，来日定回，仰居民安乐。”

十一日，百官僧道父老云集于南薰门，以俟大驾，又如昔时。午刻有榜云：“王御带传到圣旨，大金元帅以金银表段少，驾未得回，事属紧急，仰在京士庶，各怀爱君之心，不问贵贱，有金银表段者，火急尽数赴开封府纳。许人告，给赏，犯人依军法。”及晚，又榜云：“大金元帅只是为金银表段事未集，

留驾未回。来日定回。”

十二日，津搬金银表段莫知其数，士庶负荷，竞于驰纳者，亦不可胜计。有榜云：“御前传到圣旨，付开封府尹，大金元帅甚怪金银表段数少，朕再三恳告，元帅云：‘京城居民父老众多，必不止此。’卿可告谕权贵豪富之家，为体朕意，疾速了纳。须管日下了当，仍许卿便宜行事。”开封府至是督责尤急，下厢根括，家至户到，及移文店居客户，迨诸倡家，悉被摊认。一城骚动，人不安居。是日，又津搬景龙门常放灯所用金灯、琉璃、翠羽、飞仙之类，赴军前交纳。盖自月初，金人大索元宵灯烛，欲于城上作元夕。十余日，凡在京道宫佛寺正店所有，搜绝殆尽，稍不堪者辄退换。

十三日，随坊巷作队伍率金帛者不可胜计。有榜云：“王御前传到圣旨，圣驾三日不食，大金元帅怪金帛数少，未肯放回。仰尚书省寻差从官卿监，分头四壁，直入居民家搜检。”使臣从吏所至，如捕叛逆，其势极可骇。所搜多有所获，及强勒家奴仆告首厢官。又分头根括小民，五家为保，虽铢两亦取之，事体紊乱，人情摇动。及晚，又榜云：“奉御批，朕累见大金高尚书传元帅令，为金银表段数少，且拘留在此，俟数足方放还。可速依下项，据所有数目，明批上历，须管十五日以前送纳，如有隐匿，却因而搜检告首发觉，便行军法。御史台文武百官、亲王、公主、王时雍僧道伎术放出宫，开封府戚里、医药人、百姓、老娘诸王彭端公吏，曾经只应优倡之家，及两军祇候，曾在行局祇应倡人入内，内侍杨戩贾蒙等下勾当使臣曹刚大宗正司宗室之家，曾遭遇鞮官，大小园子曾遭遇兵级东门司嫔妃等龙德宫大内黄院子卫尉寺幕士。”又榜云：“专切催促，四壁表段金银所契勘。”开封府榜：大金军前为金银数少，圣驾未回，事属急切。当所访闻，闾巷居民，各怀爱君之

心，自相纠结，钗钏并行送纳，未致尽绝。今措置令逐厢使臣，于逐巷内委请怀才全德、忠义高士一人，转于本坊逐巷内请一人，排门劝诱抄上，金银一钱以上，或表段自一匹以上，尽行抄掠，径赴开封府送纳，庶得军前允信，圣驾还内，京城居民早有活路。须至晓谕者，右榜左右厢被委请真楷誊写，给去榜文，排门劝谕。念圣驾两为百姓出城，恳告军前，全活生灵之恩，依此送纳。已指挥本厢使臣，开具被委请人劝诱到金银表段数目，类聚供申，以凭备申朝廷，乞赐推赏，激劝忠义。其有家计优厚，尚切占吝，不行输纳，及擅便骚扰，或将已掠物辄行隐匿之人，亦行具名申解，当依军令。如民户别无金银表段，亦许量力抄上钱，径赴本壁根括送纳，金每两三十五千，银每两二千五百，省表段每匹五千，官为收买。是夜，帝宿军中。

十四日，官吏、士庶、僧道、恭候大驾者又云集于南薰门。有榜云：“应民间金银，限十五日前纳入官。出限不纳、私有藏匿者，并依军法。自令后不许以金为首饰器物等。”及出旧新城候门，遍行天下，侍从官、郎中分头四壁根括者，尤为紧急，婢仆告首括纳者纷纷，有以仇隙而告者，亦被括纳。告讦之风盛行，官司乐从而不闲。传闻一壁所括者，日不下数十万两，禁中诸宫什物、诸王宫主第什物、暨龙德宫、宁德宫八殿所有，一铢一两，无不括纳，车载而去者络绎于道。及晚，又榜云：“大金元帅台令：‘候根括金银尽绝中来，当遣大军入城搜空。’当体此意，不可误事。”士庶读榜，相顾失色，莫不疑惧。至有集队伍持军器以备缓急者，通夕不寐。

十五日，黎明揭榜云：“驾传到圣旨，军中供御帐幄、饮膳、炭火、什物不缺，接待礼数优异，宰执从官次舍温洁。只缘金银表段数少，商议未定，驾回保无事。军民士庶忧疑，令

多出榜文晓谕。右榜晓谕军民，各令安业，务要宁静，不得喧闹。”因民情颇摇，故有此榜开谕。是日，阴云四垂，家家愁苦，士夫忧愤，作为诗歌者甚众。独著作郎胡处晦《上元行》人多脍炙，其诗云：“上元愁云生九重，哀笳落日吹腥风。六龙驻蹕在草莽，孽胡歌舞葡萄宫。抽钗脱钏到编户，竭泽枯鱼充宝赂。圣主忧民民更忧，胡子逆天天不怒。向来艰难传大宝，父老谈王似仁庙。元年二年城下盟，未睹名臣继明道。都人哀痛尘再蒙，冠剑夹道趋群公。神龙合在九渊卧，安得屡辱蛟蛇中。朝廷中兴无柱石，薄物细故烦帝力，毛遂不得处囊中，远惭赵氏厮养卒。今日君王归不归，倾城回首一啼悲；会看山呼声动地，万家香雾满天衣。胡儿胡儿莫耽乐，君不见望夕歔歔东北角。”

十六日，四壁根括金银益急。先传二元帅留驾，过上元即回。至是未闻銮舆之音，人心忧疑，罔测其故。太学生何揆等欲以书达二酋，邀驾还阙。先诣都省，陈状具述，执政者辄不听许。是时，书成欲达者凡数人，执政者又不听许。独揆径赴南薰门，乞以檄示，守门者从之。已而，传闻二酋以马取揆往军前。监军诘难，而揆因高论抗辩极高，二酋敲杀之，由是余人书无复得达矣（何揆通鉴作徐揆）。

十七日，有榜云：驾前传报，为元帅留赴击球，只俟天晴宴毕，便回。内仰居民安业。”是夜，曹门有金人下城掠掳。又有纵火烧五岳观者，甚可骇也。

十八日，御史台、大理寺、开封府追捕欠金帛者，曲法峻治，未易详述，哀号之声闻于远近。

十九日，诸司结局罢括金银表段，人心稍宽，亦莫测其故。但圣驾殊未闻回期，留宿郊外，至是几浹旬日。复一日，阴雨不止，父老士庶僧道自朝至暮，云屯雾集。又命僧道作缘事，

以恳祈神圣，祈请驾回。自宣德门至南薰门不绝，香满大街，赞咏洋溢，如是者亦几旬日，置监国留守司。

二十日，风雨益急。有榜云：“驾前传圣旨，只向天晴赴击球大会，了事便回，内仰居民知悉。”

二十一日，开封府揭榜：“在京旧开质库之家，须管依旧开张，以济小民。”又上大金皇帝徽号崇文继统昭德定功敦仁体信修文偃武光圣皇帝。殊未闻驾还期。市井妄传，可惊可惧。又逐夜多有金人下城掳掠者，为百姓掩杀甚多。又闻军民有以他物与城上金人博易，及以秽水代酒，戮二人于市乃散。榜云：“士民近有以秽代酒，在城上与金人博易，几致生事，自今后敢有与诸杂博易，并依军法。”

二十二日，士庶望驾之心愈切。有榜云：“元帅留赴击球大会小了，候天晴会了方回。”是日，城中见车驾迁延许久，上下疑惧，撰造语言，传播不一。又乞请军器以备缓急，官司不许。往往各家私造，官司复虑其事，乃捕造言鼓唱者十七人，戮于市，弹压官往来四壁不辍。又榜云：“访闻民间多以松桧竹枪作兵器，以防托为名，仰开封府禁止，如违，依军法。”自是人心愈不安。

二十三日，有榜云：“在京原开质库人户，须管仍旧开张，如违，许人告首，赏钱五十贯。”张叔夜请依旧收系诸州解发材，武人日给食钱，监国许之。是日，官司增置柴粟米场、卖柴炭场，米不过三升，薪不过五十文，其值减市价数倍，赴场采买者如市。

二十四日，借支給军人米，听从便出柴，意欲生小民也。又榜云：“为阴雨，击球未得，车驾未回。”金人忽索大棺木并水银等，又闻群酋破额作哭，不知何人。

二十五日，大雪，气候风寒，仿佛类城陷时。金人索内夫

人优倡及童贯、蔡京、梁师成、王用家声乐，虽已出宫，已从良者亦要之一封府散遣公吏捕捉，巷陌店肆，搜索甚峻，满市号恸，其声不绝。又索教坊伶人、百工伎艺、诸色待诏等，开封府奉命而已。

二十六日，尚书省榜：右仆射何 传到文字，称城外闻城内百姓见两元帅未放驾回，人心忧虑，又冻馁者多，皇帝闻之，出涕不已。降到晓谕诏书：“朕出城见元帅，议事未了。阴雨连日，薪炭缺乏，家家愁苦，痛在朕心，已令多方措置，减价柴卖柴米，庶几小济。仍不须群聚以俟驾回，若有暴露，朕负百姓，出涕何言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”士庶读诏者莫不堕泪。先是城陷，物价踊贵，追上出城尤甚。至是，城陷已两月，小民樵苏不给，饥死道路者以千计，市井所食，至于取猫鼠，甚者杂以人肉，如鼓皮、马甲、皮筒皆煎炼食用。又取五岳观保真宫花叶、树皮、浮萍、蔓草之类，无不充食，虽士夫豪右之家皆食之。自后四壁乃增置米场，出柴官米者凡数十处。但官司措置无法，大抵军人恃强攘剥，而小民受惠者少，攘夺践蹂，动致死伤，有如万岁山采樵时。继而揭榜，不许军人采买，男子妇人分日赴场。由是小民得赖以济。是日，捕获倡优内人莫知其数，悉押赴场铨择，开封府尹及四壁官掌其事。

二十七日，金人索郊天仪物、法服、卤簿、冠冕、乘舆种种等物，及台省寺监官吏、通事舍人内官，数各有差，并取家属，又索犀象、宝玉、药石、彩色、帽幘、书籍之属，人担车载，径往供纳，急如星火。顷有榜云：“两国通和，各敦信誓，车驾与二元帅议事，渐已了毕，只候旦夕回。仰士庶安业，勿致忧虑，及众人聚集，恐误大事。”是日捕获内夫人倡优尤多。

二十八日，雪始开霁。黎明，御史台告报百官，赴南薰门接驾，士民奔凑，充满道路，延颈企望，以俟驾回。已而殊未

闻耗，谢元乃作《忆君王》，其词甚哀，曰：“依依宫柳出宫墙，殿阁无人春昼长，燕子归来依旧忙。忆君王，月破黄昏人断肠。”是日，金人又索尚乐、大晟府乐器、太常寺礼物戏仪，以追樽罍筮豆，至于奕棋博戏之具，无不征索，载而往者不可胜计。民情动摇，殊不安帖。俄顷，有诏云：“访闻旧城里外，诸巷居民，往往撰造语言，唱说事端，聚众以防护为名，于炉头打造刀器，切虑引惹生事，却致惊扰，深属不便，答付开封府疾速晓谕约束。”又晓谕诸色人并炉火之家，不得依前乱行打造，如违，收捉赴官，重行断遣。又榜，留守司奉圣旨，令多差人兵，搬挈大金所须仪物等，候搬发尽绝，车驾还宫。切虑军民疑惑，今出榜晓谕。

二十九日，官吏士庶俟驾于南薰门益众——封府追捕内夫人倡优，就教坊铨择，押赴军中者，自二十五日，不可胜计，至是尤甚。又征求戚里权贵女，使车载以往，轮辙几尽，搜求肩舆以乘之，赁轿之家，悉取无遗。凡被选出城者，皆号恸而去。又有亲戚送，共为泣别者。又押内官二十五人及百工伎艺等人悉赴军中，哀号之声，震动天地。是日，民情极惶惶，迫于冻馁，人有剖剥食人者——封府榜云：“街市尸首暴露，擅敢剥剔者，许人告首，赏钱五十贯。”

三十日，金人索八宝九鼎车辂等，及索将作监官吏、尚书省吏人、秘书省文籍、国子监印板、及阴阳传神待诏等并节次津遣。是日，解发内夫人并戚里女使犹未已。午刻，以车载数百，行近南薰门，时官吏亦俟驾于门内，而女使辈大呼斥骂曰：“尔等任朝廷大臣官吏，作坏国家至此，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，尔等果何面目”诸公被骂，回首缄默而已。

二月初一日，解发女妓、津搬庶物不辍，白米二千石，豆粟如之，至是委官出柴，以济小民。又命拆毁高俅、杨戩私第。

初二日，金人索后妃服、琉璃玉器，再要杂工匠、伶人、医官、内官等各家属一封府追捕尤峻，节次解发，悉系以绳，交刃防护，如犯大逆，市井号呼不绝。又索司天台合天轮滴溜，俄顷有榜云：“奉驾前指挥，仰差人兵，津搬大金所需应干物色，俟尽绝日驾回。”

初三初四日，津搬器物解纳如前，并发家属，市井号呼，殆不堪闻。又退回车辇乘舆稍敝者令重新，太常、大晟、明堂司天监应干物悉搬遣，虽至重大者，亦并力扛舁而去。是日，传闻京城豪猾夤夜有劫人剖剥者，官司弹压自是益紧。监国出令，又增置米场数十所。迨晚，又榜云：“大金所需，津搬渐已了当，圣驾旦夕归，内仰士庶，体国通和之意。”

初五日，津搬解发者益众，有榜云：“内官蓝忻、医官周行降、乐官孟子书、经元帅下状，云各有金银在家窖埋，乞令本家掘取前来，因此元帅怒，再行根括，仰开封府散榜，内官医官之家，应有似此隐匿，仰再根括，径赴军前交纳。”

初六日，开封府榜云再括金银，又榜再括，马并要根括，限初七日尽数送军前交纳，亦以金银再索也。是日盛传驾回，迨晚寂无所闻，民间造撰语言不一，弹压官捕一人戮于市，无敢启齿者。

初七日，金人盖修东州门，莫测其意。传闻诸门昨夕多有金人下城讨擄，因与百姓战斗者。士庶方且忧疑，午后，有内家车子数十，各携被褥于车后，诣南薰门，星驰而去。黄门老卒从行皆有忧色，士庶皇惑，不知端倪。监国令旨云：“皇帝出郊，日久未还，太上道君领宫嫔出城，亲诣大金军前求驾回，仰士庶安业。”是夜民情极汹惧，各持兵器，巡警坊陌，官司弹压四出，至深夜亦不敢息，留守急召百官议事，不觉已上更矣。

初八日黎明，留守司又集百官议事，俄顷，监国有榜云：“访闻小民，多持军器往来街市，仰各安业，如敢依前持兵器者，并决治，十五以下追父兄决。”又申谕：“上皇出郊，正为求驾回，仰居民安业，不得乱撰语言，诳惑众听。”是日，弹压官司百姓不畏之，虽弹压官司百出，百姓持军器者如故。已而南薰门有榜云：“崇天继统昭德定功敦仁体信修文偃武光圣皇帝初四日册立，初五日移寨，九日受贺，十日车驾还明兴。”士庶竞传相庆，且访问明兴之意，皆未谕。顷刻，传闻召奸民作出榜示，开封府已获捕根治矣。及晚，开封府有榜，再申谕上皇出郊，不得持兵仗事，仰居民安业，寅夜巡警，自保一方。其日诸王暨家属并佐军前。

初九日早，内前揭长榜，备坐金人节文及孙传等报应文字，民间始知废宗社欲立异姓。百姓相顾号恸陨越，士庶皆悔不令上皇东巡，主上迁都也。留守司令司壁都巡使范琼抚谕军民，感泣不已。其榜云：“元帅府近以宋王降表奏，今回降圣旨，先皇帝有大造于宋，而宋人悖德，故去岁有问罪之师。乃因嗣子，遣使军前，哀鸣祈请，遂许向新。既不改前迹，悖德愈甚，是至再讨，犹敢抗师，洎官兵力击，京城推破，方伸待罪之请。追寻载书，有违斯约，子孙不绍，社稷倾危，父子败盟，其实如一。今既伏罪，宜从旧约。宋之旧封，颇亦广阔，既为我有，理宜混一，但念出师止为吊伐，本非贪土，宜别择贤人，立为藩屏，以王兹土，其汴都人民听随主迁居。右所降圣旨在前，今请前宋宰执、文武百官、在京臣僚，一面共请上皇并后妃儿女及亲眷、王公、公主之属出京。仍集耆老、僧道、军民、百姓，遵依圣旨，共议荐举堪为人主者一人，不限名位尊卑，所贵道隆德茂。勋业耆旧素为众所推服，长于治民者，虽无众善，有一于此，亦合荐举，当依圣旨备礼册命。赵氏宗人不预此议。

旧宋之百姓并宜从新其国，候得姓氏，随册建号，所都之地，临期共议。天会五年二月六日，右金吾卫上将军、都监右监军、皇子左副元帅骨卢你移皆勃极烈、右副元帅谱板勃极烈。都元帅在国。”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状：“今月六日亥时，准元帅府公文一道备到，大金圣旨，传闻播越，义当即死，世被本朝德泽，至深至厚，嗣君亲政才及期年，恭俭忧勤，无所不至，若遽蒙废绝，实非臣子所敢闻之。辄复忍死须臾，冒陈悲痛激切之辞，仰干台听，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，毕始终保全之赐，传等誓当捐躯碎首图报，具书一下项：

——太上皇以上不敢有违令旨，见起发军前，同伸恳告之诚，乞垂矜悯。

——嗣君自即位以来，政修德备，并无亏失，惟是失信一事，上累谴诃。盖缘亲政之初，偶为谋臣所误，继已重行窜责。兼检会上皇，昨违大辽信誓，亦系童贯、李良嗣、王黼等妄起事端，并行处斩了当。以此显见嗣君悔悟前非，即无他心，伏望台慈特赐矜察。

——嗣君自在东宫，即有德誉著闻中外。及至即位，臣民归仰。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，若蒙终惠，未加废绝，尚可以岁修臣子之仪，如抛降金银表段，虽目下未能敷足，将来下诸路取索，分岁贡纳，实为大金永远无穷之利。若一旦废弃，遂同匹夫，纵有报恩之心，何缘自致

——伏详来旨，令别选贤人，以王兹土，许汴京人民随主迁居，具见慈心，存恤备至。不惟臣民爱戴，罔有二心，兼据今中外，实未有堪选举者。若仓卒册立，四方必不服从，恐因此兵连祸结，卒无休息之期，非所以广元帅爱惜生灵之本意。

——今日之事，生之杀之，予之夺之，全在元帅。虽大金皇帝诏有废立之意，但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阖外之事，元

帅自可专行，如前项事理明白，欲望台慈特霁威怒，终始特与保全。

——汴京城内，两经根括，公私所有，各已罄竭，显见将来难以立国，乞赐俟班师之后，退守偏土，以备藩屏。如蒙大恩特许，嗣君已废复立，所有称呼位号一听指撚。君仲如前谨具，申呈皇子元帅、国相元帅、伏望特加矜恤，早赐允从，伏候台令。

又孙传等伏睹皇帝诏书，别择贤人，立为藩屏，许令士庶随主迁居。以此具见皇帝恩被生灵之意，恩德甚厚，但传等切见国主自即位以来，恭俭著闻，若欲选择贤人，必无出其右者。兼本国自太祖皇帝以来，累世并无失德，惟太上皇帝听信奸臣，及国主年幼，新即位以来，为大臣所误，以致违盟失信，上干国典。敢望国相元帅、皇太子元帅察传等前状，许其自新，降号称藩，复主社稷，容其退避，以责后效。再念赵氏祖宗德泽，在民未泯，或未允前恳，亦望特赐哀悯，许于国王子弟中，择一贤者主之。不欲立上皇子孙，则乞于神宗二子中择选建立，使长得北面，永为藩屏。非惟不灭赵氏之族，亦使一国生灵蒙被恩泽，永有依归，传等不胜激切之至。”

“元帅府据孙枢密等状，切谓朝廷所以废赵氏者，岂徒然哉以其不守信誓，不务听命，罪之极也。非天命改卜，岂有如是之甚哉皇帝独以宽仁释其罪责，别立贤人而已，可谓吊民伐罪之大义矣。今圣谕丁宁而辄言赵氏，虽不忘赵氏，其违命之罪，亦已深矣，今后不得更有如此。天会五年二月七日。”

文武百官、僧道、耆老、军民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等状：

“右传等准元帅府再遣翰林学士吴开前来，指挥选立贤人事。切以本国前日将相，多是上皇时用事误国之人，自嗣君即

位以来，所任宰相亦以罪罢。其他臣僚类皆碌碌无闻，若举于草莽山泽之间，亦非德望素着，人心必不归向，孰肯推戴兼赵氏德泽在人至厚，若别立他姓，又恐立生变乱，非所以称皇帝及元帅爱惜生灵之意。不若自元帅府特选立赵氏一人，不惟恩德有归，城中及外方安帖。或天命改卜，历数有归，即非本国臣民所敢预闻，乞元帅府自行推择贤人，永为藩屏。传等不胜痛切陨越皇惧之至，谨具状申皇子元帅、国相元帅，伏候台令。

”

“元帅府看详孙传等状，申前日将相多是罪废之人，其余臣僚碌碌无闻，若举于草泽之中，孰肯推戴者夫运数既衰，必有继兴者。若言败亡之世，必无可继，则三王之后迄至于今，安有君臣之道，人伦之序何不详道理之深也再请恭依圣旨，早举堪为人君者一人，当依已降札子施行。如或必欲元帅府推择，缘今在军多系北地汉儿，若举北人，则与混一无异，违所降圣旨。若欲推择南人，其见在军前南官，亦枢密之所共知也，未审果有堪举者否若果有堪举者，请示姓名，亦与依允。惟不许何、李若水预此。如或京内及外俱难自举，仍请官各叙衔名，连署具依元帅府推戴状中。天会五年二月八日。”

文武百官僧道耆老军民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等状：

“传等今月八日准元帅府札子，再请恭依已降指挥，早举堪为人主者一人，如或在京及外，俱难自举，仍请诸官各具名衔，连署速具。依元帅府所推戴状申者，传等切详本国，赵氏德泽深厚，在人日久，累于前状历告。今来违盟失信既止，是上皇与前主及子支属，若不干预，尚冀台造更赐详择，庶得中外帖服，不致生事。若不容传等苦请，必欲选择异姓，自京及外，委无其人，兼难自举，乞自元帅府选择，敢不一听台命传等无任痛哀皇惧陨越之至，谨具状申闻，伏候台令。”

是日，士庶读榜，悉无生意。意谓宗庙至此，性命不保，还家聚首，相与待死。日已半，中路无人行，夜皆持兵器巡警，无虑千万人，巡行达旦，官司弹压者亦然。

初十日黎明，监国揭榜云：“仰百官父老午时各诣南薰门，沥血恳告大金元帅，求驾回。”自寅迨午，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门者，莫知其数，孙传、张叔夜责状于门吏，其状云：

“文武百官、僧道、耆老、军民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等前已累具状，元帅推慈悯恤赵氏，存全社稷，许国主归国，降号称藩，永戴大国。或就立监国嗣子，以从人望，或选立赵氏近属，使本国生灵有主，中外安帖，以全大国吊民伐罪之意。传等今日在南薰门拜泣俟命，下情不胜哀痛恳告皇惧陨越之至，谨具申元帅府，伏候台令。”

又状：

“传等除已与百官父老具状申元帅府，尚有不尽意，不敢自隐，今更忍死泣血，上干台听。伏以前主皇帝违犯盟约，既已屈服，服而舍之，存亡继绝，惟在元帅。则有监国皇太子自旧主出郊以来，镇抚军民，上下安帖，或立之以从人望。若不容传等伸臣子之情，则望早赐矜恤。念赵氏祖宗，并无失德，内外亲贤，皆可择立。若必择立异姓，天下之人必不服从，四方英雄必致云扰，生灵涂炭，卒未得安。传等自揣此言罪在不赦，但念有宋自祖宗以来，德泽在民，于今九世，天下之人，匹夫匹妇未忍忘之。又况传等世食君禄，方主辱臣死之时，上为宗社，下为生灵，苟有可言，不敢逃死，伏候台令。传等无任哀痛恳切皇惧陨越之至，谨具申元帅府。”

迨晚，金人回文：“元帅府勘会朝廷所以灭宋，盖赵氏之罪深也。况诏旨务在恤民，今来坚执迷惑，累有祈请，复立赵氏，太祖推戴自立尚可，若今依圣旨，别择贤者立之，孰曰不

可兼早来有文字，惟贵道德，不限名位高卑，本欲利民，今百官僧道耆老军民既乞行府选择，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识可否，但欲在京目下为首管勾者，必是可举。所以行府欲立本官，请在京文武官僚等照会此意，若推目下在京为首管勾者，可以早立其本官名衔状申，亦可即依已去文字，须得共荐一人，限不过十一日，赵氏支属限不过今日发出城，如或此度不见荐举，及不见发遣，必当重有施行，悔之无及，仍不得有违。天会五年二月十日。”

士庶传闻回语，相与号泣。入夜，上自军中批御札，付开封府尹徐秉哲：二月内于元帅府拜受金国皇帝诏书，以违变盟，誓别立异姓，仍依圣旨，专俟后妃、太子、诸王、公主以次内族出京，俾令团聚。自惟失信，固当如此，犹恐旧地别立贤人，其余百姓为累非细。”今因元帅府差人赍文字入议，附此，无拘旧分，妄为祸福，速招连累。”士庶闻之，益更恸哭。

十一日黎明，上自军前批付徐秉哲云：“我以失信为金人所废，公可弹压京师，无使喧挠，反为我累。”太上皇亦批御札云：“尚赖元帅宽仁，使父子团聚，速令太子出来。”是日，范琼领兵往来内前，宣谕百姓：“赵氏已失国，军前见议立异姓，今晚皇后太子尽出，不许邀阻。”先是初八日，越王燕王出门，百姓拦截，谓我国无主，不令出。官司捕为首者一人戮于市，方定。至是乃预戒约。嗟乎！閭閻下贱亦知有恋主之心，岂垂绅正笏者乃甘心卖主乎此尤可以摧心泣血也。是晚，皇后、太子、公主并出南薰门，百姓哭于道上，太学生哭送于门，太子传令致别，哀号震天。皇后太子一车中，士庶旁观，心骨糜溃。

十二日，孙传、张叔夜赴军前，金人移文城中，令百官、耆老、军民共议立张邦昌治国事，并不得引用赵氏一封府、御

史台纠集百官于秘书省议，文臣承务郎、武臣承节郎以上赴议。顷刻，至者无虑数千人，置历给札，各具名衔，及情愿推戴邦昌为主异议军前，范琼领兵把秘书省门，开封府、御史台公吏疾声奋呼，勒令速书名衔。士大夫相顾号恸，声闻远迩，但亦无敢慨然立异姓者，惟御史中丞论列谓邦昌无状，不能尽人臣之大节，以释四国之难，不足以代赵氏，乞押赴军前面谕。其余百官所议，其略云：

“奉大金皇帝圣旨，二元帅台令，令立少宰张邦昌为主，某等亡国之臣，荒迷不知所措，不敢推戴，欲立贤人，亦敢自军前指挥。”

十三日，御史中丞秦桧及百官所议状缴申军前，金人移文取亲王帝姬及南班家属甚峻，京师官吏一听而已。

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日，开封府津遣王公帝姬及宗室等节次出门，哀号之声达于远近。先取官吏百工伎艺家属，至是亦有发遣者，内前至南薰门，贵贱老幼号呼不绝者百余日。又追取宫嫔以下一千五百人，亲王二十五人，帝姬驸马四十九人，市井聚观，莫不愤怒，无一人敢谁何者。

十八日，金人移文，索太学博通经术者三十人，如法以礼敦聘前来，师资之礼，不敢不厚。学中应募者三十人，大抵多闽人及两河人，官司各给三百千以治装。三十人忻然应聘，士论鄙之。是日，取御史中丞秦桧赴军前。

十九日，金人移文，索禅学通经僧行数十人，开封府集诸禅长老及首座西堂禅僧等应募，每院不下十余人，解赴军前，后多有退归者，所留仅二十人，传闻待遇颇厚，诸寨轮斋衬施无虚日。是日，又索应刊经板，官司购求，即时解赴。

二十日，解太学应聘之士三十人赴军前，官司备肩輿使之去。已而金人再移文，令根括金银。先是乐官、医官、内官陈

状军前，乞取家中窖藏金银，开封府经令掘取解者，如是者凡二十余人，缘在先去军前者，笼中皆有金银。二酋由是震怒，斥责根括官吏，以谓向以为绝无，各有结罪文状，今乃如是耶？故再行根括。官吏移交督责，至紧而至峻，官司不敢复拒。已而揭榜晓谕，委四壁官根括如初，民情皇皇，殆无生意。是日宗室宫嫔赴军中者犹未绝，呼号之声所不忍闻。

二十一日，金人移文，令议迁徙事，御史台经集百官于都堂聚议，后竟不闻所议果如何。是日，督责金银尤峻，后妃帝姬首饰之类及宫人钗钏之属，金使自入内中，亲手尽皆抽去。官司犹惧其未能多集，乃于四壁置场数十处，堆垛官钱以收买，金每两三十二千，银每两二千五百，多有赴场卖者。犹以为未也，又揭榜，许以金一两博米一石四斗，银一两博米一斗。是时民方艰食，虽有金银无所用，往往乐于博易，官司收所买金，日不下千万两，并节次解赴军中。

二十二日，金人移文，宗室南班官等项二十五日解发尽绝，并不得听落一人。官司承命一切禀听，寻委开封府，使臣小火下辈，散行搜索，狭街僻巷，无不周遍，小人无知观望，辄于市井大声号呼，云不得隐藏赵氏，如有收藏者，火急放出，庶免连累。如是所至号呼，官司从之而不问，此又可扼腕而泣血也。

二十三日，宗室南班官等赴军中络绎于道，又载宫嫔出门者凡数千车，督责金银尤为紧峻，又有军前告禁中金场及镇库金块者，取索前去。

二十四日，金人移文，指名取太学录黄丰、杨愿二人试选每占高等者，似疑为三十人所使，复托疾为申，竟得免。

二十五日，金人移文，督责金银极为峻切，官司惊惧，莫知所措。迨晚，四壁提举根括金银官四人，催促根括金银，已

而，将四壁提举根括金银官四人押赴军前，二酋震怒拂膺，大声斥责，命执四人于监军处敲杀之。提举官即尚书梅执礼，侍郎程振、陈知质，给事中安俊也。既杀，复令签级军中，以令于众，尸首弃南薰门下。时监军者正处南薰门故也。又命执催促金银官黎确等四人，并台谏官各鞭背五十放还。是晚，大风拔木，百姓既闻杀侍从捶台谏，上下怖惧，疑启变乱之端定在朝暮，持兵巡警如初。

二十六日，开封府、御史台催科金银，无所不至，自九品以上折为九等，均定金银表段数目，各差人逐坊陌家至户到，列为三等摊认，金银表段亦随等均定，上下催督，急如星火，一城骚动，不堪其苦。而自废主以来，金人之使日夕入城，径造宫阙，如诣私家，折花饮酒，自相娱乐。至是辄乘醉插花满头，联车麀而睥睨行道旁，若无人观者，恨不碎其首而食其肉也。

二十七日，督责金银表段大抵尤甚于前，李若水兄及从吏辈在军中，颇能道军中事，云金人初废上时，萧庆持诏宣读罢，径迫上脱袍。是时，何等悉在上侧，惊惧莫知所措，独若水抱持上，呼天痛哭，为金人所囚，累令金官高尚书诱若水以高爵，若水略不之顾。至初八日，又呼若水，若水抗论云：“皇帝非失信，以祖宗积累之艰难，三世方得河东，陵寝在焉，大河在焉，而不敢轻与金人，惟义所在而已。且如二元帅自去岁城陷之后，再立主上，永事大国，歃血未干，又复违背。又如金银所须之外，种种需索无厌，贪人土地，取人妇女玉帛，而覆我宗社，害我生灵，是巨贼耳。吊民伐罪，岂如是乎”二酋大怒，令拽下殿，于青城东华门外敲杀之。临死，骂声不绝于口。自金人强暴，倾危王室，士大夫能以身死社稷之难者，才闻若水一人而已，万世之下，宜其不能掩其忠也。

二十八二十九日，解发金银表段又如昔时，先不要绸布等，至是悉要，搬担不绝于道。传闻城外表段堆积如山，有腐烂者，而竭府库，困民力，可胜道哉！

三十日，上以文字达二酋，欲饮食衣服，其文送开封府，始令搬御前服用等出城，士庶闻之，无不痛哭。

三月初一日，金人告报军中，欲遣张邦昌入城。御史台检准故例，宰相入城，合迓于门。径行晓谕文武百官，于未时前悉诣南薰门，迓少宰张邦昌。如期而集者凡数千人，士庶往观者千万人。范琼任长源诸统制官，领兵分列左右，自州桥及门下，森布如织。申刻，邦昌入门，金人送者及门而反。邦昌之入也，径诣尚书省，百官敦请即位，犹豫未敢。先是，军前指撻，如不肯即位，及城中不愿推戴者，先戮大臣，而后纵兵洗城，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请，邦昌与庶官相见，恸哭尽哀。

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日，金人节次移文，督立邦昌，文武百官庶民每日并诣尚书省，敦请再三，邦昌退避而未敢。

初六日，金人督立邦昌甚峻，及议定初七日择时即位。是日，统制官宣赞、舍人吴革睹事势至此，起兵谋反，正班直散祗候凡三营，并杀血属以应事。未启，为人所告，范琼自部兵格杀五十余人，其余悉溃，革父子与为首者并斩于大梁门外。嗟乎！革诚有志，奈何事未成而身遇害可悲也哉！

初七日辰时，张邦昌即皇帝位。是日，金人使使命五十余人，乘骑数百从之持册文，邦昌自尚书省恸哭上马，至阙庭又恸哭，及幕次更衣，少顷，北面再拜谢恩。金使跪进册命国玺，再拜谢。金人退，文武百官引导入宣德门，服赭袍，张红盖，御文德殿受贺。

初八初九初十十一日，连日宴金使于禁中。

十二日，金使移文，索金银表段又峻，且云：“金银表段

所须十分，未及一分，仰开封府在京坊巷见在人户等数配，限三日纳足，如不服之人，全家押赴军前。”先是，金人索在京户口数目，开封府报以七百万户，军人询李若水，亦以此对。金人无厌之欲，见京城户口之众，至是乃令将坊巷人户等数配，意欲于此百万户中尽行数配，所得不可胜计也——封府奉行，莫敢论辨，乃以见在人户，随高下配之，欲敷原数，虽细民亦不下金三十锭，银一百锭，表里五百匹。家至户到，分到成数，揭榜门首，督责于日下送纳。小民自知所配太甚，复事出于众，且相戏谑云：“假使变甑釜为金银，化屋宇为表段，亦岂能如是敷纳。”但金人自以为必得而准望，督责者继踵不绝也。

十三日，金人督责金银表段益峻，官司征催，莫敢少怠。又散榜，逐坊巷其户口单名及所摊认数，委本厢地分分头催督，急如星火，小民应之而不问，官司亦无如之何。

十四日，邦昌遣使军中乞免，其书云：

“比以冒膺缙礼，愿展谢悰，虽沥贡于忱辞，终未孚于台表，退思感悚，岂易敷陈载惟草昧之初，实軫阽危之虑；民志未定，故未有以得其心。事绪实繁，念将何以息其动昨奉台令，取索金银表段，以充犒军。伏自入城以来，讲究民间，实颇罄竭，悉已输纳。嗣位之初，朝廷祇畏；戒谕官吏，罔敢不虔仰蒙大恩，敢不思报，虽割肌体，岂足论酬念斯民困弊，以其围城之久，比屋饿莩者多，每欲抚养，则无资泽以厚其生；欲拯给，则乏米粮以续其命。征催正急，刎缢相寻，若阅日消淹，则所存无几。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观转壑之忧，不啻履冰之惧。与夫跼天蹐地莫救于元元，曷若归命投诚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恳切，赐以矜容，特宽冒犯之诛，诞布蠲除之惠。则始终之德，遂全亿姓于死亡，报称之心，敢惮一身之糜溃，期于没齿，以答隆恩。”

十五十六日，征催金银表段如前，但绝无输纳者。邦昌命百官庶务作旧修饬职事，国子祭酒学官奉行，不敢懈怠，寻晓示诸生，须管置课册假簿及锁院补填。

十七日以后私试，诸生笑而不答。

十八十九日，征催稍缓，莫知其故，钗门灾，是日大火烧百余家方息。

二十日，邦昌命遣国子祭酒董道抚谕诸生，慰劳备至，道承命巡斋，宣布邦昌之意。盖自围闭，诸生困于□盐，多有疾故者，迨春尤甚，日不下死数人，有至十余人者。邦昌具知，乃有抚谕之意。又命医官十人，于诸斋日夕看候。又给药饵之资各五千。太学疫气尤甚，于今年自春至夏物故者二百人。先是，就正斋生蔡延世梦金甲神在太学前，箕踞而坐，顾左右百余，令取锹往东南，旁有一人问曰：“此何为者”神人曰：“要葬太学之士。”复问曰：“其数几何”神人曰：“几半。”中有被发赤目趣向北咒曰：“饮吾水者，可以免死。”既觉，汗流浹背。计自春初，在学者才七百人，今物故者三之一，亦可骇也。后病疫发肿者，往往只于豆汤取效，由是太学盛传，服之者无不愈疾，疑其神人咒水之异，故黑豆方似亦可以广传于世，因录方于后。黑豆二钱（炒令香熟）、甘草二寸（炒黄色），右二味以水二盏煎一盏，时时服之，自愈。

二十一日，先解发医官伎艺等复有入城者，云被二酋指挥，听暂告假入城，收买药材物色之类，其医官各于行李笼篋上揭榜，云太子元帅府医官某行李，或云国相元帅府。小人甘心从事，于此辈尚欲矜耀，可谓下愚而无知者欤。

二十二日，金人移文，节次索金银表段并犒军之物，所须虽未及千分之一，但念楚国肇造，本固则宁，虑有征督，重困民力，已议停止。邦昌令开封府散榜晓谕。

二十三日，上自军中批御札付王时雍、徐秉哲，云：“社稷山河，皆为大臣所误，今日使我父子离散，追念痛心，悔恨何及见已治行，缺少厨中所用什物，烦于左藏库支钱三千贯收买，津遣至此，早晚成行。请勉事新君，毋念旧主。”仍书御名，上王徐二公，士庶传闻，血泪迸落。

二十四日，军中放还官吏、僧道、百姓入城者凡数千人，路允迪、沈晦亦其数。

二十五日，传闻金人前军启行。

二十六日，城外大火亘天，传闻金人前寨焚寨栅。

二十七日，邦昌用天子仪卫法驾，缟素出南薰门，设香案，率百官士庶素服恸哭，送太上皇帝、主上北行。

二十八日，邦昌服赭袍，张红盖，出南薰门，设香案谢恩及饯别二酋，及午而返。连日之出，不过设香案，陈起居并如常。从行即王时雍、徐秉哲、吴开辈也。士庶旁观，无不感怆。

二十九日五鼓，太上皇帝、主上北行。传闻太上皇在二太子军中，主上在粘罕军中，主上乘马，侍卫百人，后有监军从之，自郑门而北，所过一城角，掩面号泣，诸王各乘车。士庶传闻，肝心摧裂，亲王、驸马、宗室多徒步，不能行，驱之使前。

四月初一日，兵退，金人班师，邦昌委范琼交割城池楼橹，复分拨兵卫尚关闭守如故。是日，民间闻金师之退，恍若再生，竞欲登城观者，如蚁集鳞次，惟銮舆播迁，为之愁恨耳。

初二日，上下四壁修饬楼橹，委侍郎邵溥总领其事，置修城司壁官属各有员次。

初三日，范琼领兵出城外搜空，得金人遗弃宝货表段米面猪羊等不可胜计。又弃下老幼、病废及妇女等，至是尽徙入城，多有挟遗米面或有怀金帛者，欲以为入城养生之具，尽为守门

兵卒辈殴打夺之，城外金人遗弃之类，大抵亦多为兵卒所有，此亦官司措置乖谬耳。

初四日，邦昌肆赦。是时，天下勤王之师，稍稍已至近境，午刻有榜云：

范尚书、赵资政领兵在南京，先遣统制官王渊到阙议事，仰城中不得惊扰。

初五日，王渊领兵到阙，屯于通津门外。邦昌出手书，欲册命元祐皇后，其书云：

“予世受宋恩，身相前帝，每欲舍生而取义，惟期尊主以庇民。岂图祸变非常，以至君臣之易位，既重罹于网罟，实难逃于刀绳。外迫大金兵火之余，内轸黎元涂炭之苦，顾难施于面目，徒自悼于夙宵。杵臼之存赵孤，实初心之有在；契丹之立晋祖，考前迹以甚明。重惟本朝兴创之图，首议西宫尊崇之礼，恭惟哲宗元祐皇后，聪明睿知，徽柔懿恭，王假有家，肃母仪于方夏；天作之合，早配德于泰陵。虽尝寓瑶华崇道之居，亦继承钦圣还宫之请，久栖真于秘馆，尤著德于令闻。今二帝既迁，山川大震，匪仰伸于懿范，将曷称于仪刑是举用国旧章，择时隙吉，躬即彤庭之次，虔修钦奉之仪，允契天心，式从人望。幅员时义，庶臻康济之期；京邑即安，更介灵长之祉。宜上尊号曰宋太后，令有司择日具册命，疾速施行。”午刻，奉元祐太后于瑶华宫，仍居延福宫。

初六日，百官起居元祐皇后于延福宫。

初七日，宗室敦武郎叔向领兵七千人到阙，屯于青城。

初八日，邦昌命赐学校之士恩有差。是日，开诸城门。

初九日，有司备礼，册元祐皇太后，百官致庆。

初十日，邦昌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。手书曰：

“以身殉国，盖尝质于军中；忍死救民，姑从权于辇下。

乘外兵之悉退，方初志之获伸。载惟遭变之非常，本以济国于有永。今则保存九庙，复活万灵，社稷不移，衣冠如故。奉迎太后，实追少帝之玉音；表正万邦，犹假本朝之故事。盖以敌方退舍，兵未越河，尚余殿后之师，或致回戈之举。于间谍渐以北还，既祸乱之消除，岂权宜之敢后延福宫太后宜遵依原奉钦圣宪肃皇后诏旨，正尊号曰‘元祐皇后’，入居禁中。缘遣使康邸，未知行府所在，军国庶务不可旷时，恭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。以俟予复避位冢宰，实临百工，誓殚孤忠，以辅王室。惟天心悔祸，启帝胄之应期，二帝虽迁，赖吾君之有子。惟多方之时义，系我后之斯猷，邦其永孚于休，庶亦有辞于世。”

十一日，元祐皇后垂帘听政。邦昌退居资善堂，复收伪赦。邦昌僭位，首尾三十三日，不御正殿，不受常朝，不出呼见群臣，不称朕，面奉由内降则曰“中旨”，宣示四方则曰“宣旨”，手诏则曰“手书”。至于禁中诸门，悉行缄锁，题以臣张邦昌谨封，大抵似不敢僭逆。惟王时雍附会其心，以真主事之。方金人初欲立邦昌，时雍先著名列状。后邦昌入，时雍专主其事，颇有德色。每于邦昌前言事，则曰“臣启陛下”，邦昌屡斥之。朝中旧呼时雍为“三川牙郎”，谓王黼用事时，时雍与乡人货赂卖差遣，殊不知亦能为“卖国牙郎”也。

十二日，勤王之师继有到阙者。

十三日，道路渐通，日有出城者。四厢都巡检使范琼揭榜云：“据探报，金人尚有后军见留滑州界上，四方客旅未得轻出。”不知何意。

十四日，开封府晓示，准奉皇弟康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札子：当府领兵勤王，以被受手诏，云已与金人请和。及得曹枢密硃书，称不得轻动误国，遂屯人马京畿，以示逼逐。后据探报，屡幸兵寨，恐有奸谋，即传檄河东河北，激厉军民，以兵邀敌

于前，促勤王之师追诣于后，莫不响应。今闻兵众既行，未知二圣所在，臣子之心，痛渝骨髓，呼天叩地，陨越无所。虽有探报，未审虚实，仰开封府详此，悉开具兵马临城，尽与未尽，二圣车驾，还与未还，仍晓谕诸人，当府领兵邀追，迎请以安众心，具状申来。士庶读之，莫不感恻。

十五日，李纲传檄京师云：

“与湖南安抚郭三益等会合湖南勤王之师，旬日得精兵十万，见起发前来勤王，仰开封府散榜晓谕。”

又传到何志同等率师勤王，誓书云：

“徽猷阁学士朝奉郎知淮宁军事赵子崧、徽猷阁直学士朝奉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充经制使翁彦国、奉议郎都水使者荣巖等敢告士庶：金兵再犯京阙，侵攘暴虐，人神共愤。圣天子屈己议和，犹未退师，旷日持久，包藏祸心，宗社危辱，王命隔绝，天下臣子，各奋忠勇，誓不与之俱生。今诸道之师大奋于近辅，凡我同盟，毋爱身徇私，毋怀异观望，戮力合谋，共安王室，以全臣节。三军之士视死如归，千万人惟一心，进则厚赏，荣于家邦，退则重刑，杀及妻子。有违此盟，神明殛之，皇天后土，太祖太宗，实鉴斯言。”

十六日，开封府揭榜云：

“传到京兆府安抚司札子，据从义郎秦凤路经略司准备将领权第一副将本路奇兵勤王，种深申契勘准秦凤路总管衙指挥领秦凤路奇兵军马前去勤王，深伏念，在秦凤守官几二十年，汉番人情，委是谙熟，今据回纥国大使木瓜心、骨捉龙国首领溪姑丙灵首领药买食国首领药栏出头，为金人侵犯南朝官家阿爷，木瓜心情愿自备衣甲、人马、口食，前去厮杀，共约三十万人马，及有恒国首领，结连通温来传送前去，会同发遣讷，契勘前项诸国首领，深为在熙秦累年管勾茶场，日逐相亲，人

情远迩，大段习熟。今来逐人为见深自乞前去勤王，各情愿自备甲马口食，随深身前去，委是赤心忠义，人马强壮，深以指挥各分头统领，分数路前去破敌。及乞差发得力使臣，多赍金帛，前去激赏，上项首领，各取便路，兼程起发，前来京路会合，伏乞指挥施行。小贴子契勘深一行军马经过县镇，居民往往以钱粮犒赏，父老多称，前后所过军马，无此整肃，人人皆愿随深前去勤王，亦乞照会施行者。”

十七日，范琼除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兼四壁都巡检使，任长源宣赞舍人，军头引见司使臣各转一官，云以京城弹压之功，叙迁至此。

十八日，开封府揭榜云：

“兵马副元帅公文行下，当所统率军兵，奉大元帅康王指挥，会合诸处人马，追击掩杀金兵，仍令随事便宜措置。自承康王札子，星夜间道路走使臣三偏督河北东路诸州军府追杀，合心并力，占据要害，断绝桥道，把厄围击，救迎二圣与诸王皇族后妃，期还宫阙，使三军将佐臣子死节，誓报国恩。先下大名府路，分催诸处人兵将士，随渡径过，与西路人马相约掩击去讫。契勘自去十一月后，金兵登城，按甲不动，假倡和议，使四方勤王之师坐待近畿，诡诈百出，使中外声迹不接，致请二帝出郊，乃辇载金帛，罄竭帑藏，以成奸计，又邀拥銮舆及皇族子孙后妃以下逾河北去，及启行，外人才觉，知四方痛切忠愤，呼天号诉，日月变色，夷狄竭我中国，乃上累君父，切惟大宋一统天下，祖宗功德，滋休太平，自古莫比，本缘奸臣误国，结怨生隙，流毒移患，遂致今日。以天下之大，宗社之重，上天眷佑有宋，垂亿万其必有待，赖公卿将帅一心保护，庙廊安存，庶姓又见大宋之德泽甚深，与天地终始，其都城军民僧道等思慕之心岂有穷已今大元帅康王，忠孝友爱，出于天

性，自总兵于外，亲擐甲胄，冒犯风雨，欲戡定国难，戢宁方夏，会诸路勤王之师，不啻百万，前此守和信盟，以俟败退，俯为生灵，每戒轻动，及国家一落奸计，苍生奈何自康王闻此，泣尽继血，虽草木无知，亦皆悲恻，左右开勉莫回，便欲跃身自奋，手格戎以刷父兄之耻。见不住进发人马，严督忠臣义士，数路合击，虽封王建节，亦许充赏，期于力救二圣回，用慰中外，故未忍归朝瞻望阙庭，款谒宗庙，与本朝父老军民僧道相见。伏想輿情，日夕愿望必兴，祖宗之积累甚厚，遽曹兵作孽，致二帝播迁，惟康王为宗庙社稷所赖，伫成大功，禔福天下。当所驻兵距京城之近，具公移慰抚都人者。右晓示在京各令知悉，朝奉郎徽猷阁待制兵马副元帅宗泽。”

十九二十日，宗室叔向青城募救驾义兵，又分遣使臣揭黄旗入城召募，一如曩时，应募者多市井游惰无能之人。

二十一日，大元帅府参谋宫东南道总管赵子崧揭榜云：“奉大元帅康王札子，节制东南诸军，进援王室，已至近城。切惟赵氏德泽洽于民心，主上仁圣慈俭，天下忻戴，独以奸臣卖国，坐致金兵犯阙，祸变之大，旷古未闻。至于二圣播迁，六宫九族系累以去，天下臣子，悲愤痛切，甘心屠溃，况本朝亲王。元帅将兵在外，故于去年主上特付大元帅之柄，盖本天意。康王已委副元帅追击金兵，迎请二圣车驾。又委子崧等军准备，以图兴复，仍登坛歃血，盟于三军，千万人惟一心，誓死赴难。今宰臣忠愚，至三衙太尉等，上下计奉母后宝书，迎请康王，社稷有主，人知所归。都城军民、僧道、耆老等世受大恩，各怀忠义，当金人劫请车驾及皇后之时，谅其本心必不忘赵氏。各宜安堵，无致疑惑，以待恩抚，须至详示者。”

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，母后节次遣使请迎康王，官吏士庶延颈以待。

二十五日，母后诏令备车驾法仗等，并赴南京迎请康王，百司庶务各分其半而去。

二十六日，太宰张邦昌率官吏等乘舟下汴，前往南京，朝礼迎请康王。

二十七日，括船装发纲运及乘载宫嫔等赴南京，诣康邸，汴河之船如鳞。

二十八日，祭酒董道率太学生百余人捧表赴南京。

二十九日，康王节次移文，谕京城士庶及令有司，作急催督纲运，以济都城缺乏。

三十日，连日官吏赴南京者殆不绝。

五月初一日，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。肆赦中外，改元建炎。后一日，赦到京，士庶举手称庆。

拾遗

元年春，金人退师之后，朝廷大臣无复经画，各执偏见，自相矛盾。已而群奸协谋，力排李纲任兵柄，将四十万俾解太原之围，意欲中纲，殊不知中纲乃所以中朝廷也。种师中五月败，解八月败，杀戮溃散殆尽，而给不解围。九月三日辰时，太原陷。凡十有五日，上下相蒙一人，犹未知太原京师之屏翰也，太原陷，则王室孤立，内外无援，可谓危矣。诸公恬然不恤，尚守和议，有建迁都之议者，有建征兵之议者，为执政者方遣使议和，此非所急，方且今日立春秋博士，明日改野王配享，朝廷贵近，私植党翼，弊乃益甚。烽燧不立，斥堠不遣，金兵翔于河上，犹未之知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，金人遽及阙下，庙堂始仓皇，分遣五路使臣征召天下之兵，京师被围月余，援兵竟不至，城遂陷。罪谁与归即王云自六月使还时，太原未下，金人亦颇厌用兵，遣王云来，只要三镇租税，限半月复到燕山，仍要遣使，命三人分往三镇告谕，从所请则便可解兵，仍不得爽约。王云星夜奔驰，才六日，至京入奏，上大悦。顾问大臣，皆不欲与之。云与宰相吴敏素不协，因以事黜之，责如唐州。云犹再三抗论，引列利害，吴敏百端阻之，竟不遣。直至九月，始再遣云使金，时太原已陷矣。云十四日回报，言金人欲三镇，朝廷虽明有许意，复犹豫未遣。云再冲突，既行，已见杀于磁川，守土者诡

奏云：“王云入境，忽为庙中神马突死。”异哉！

太上皇初起万岁山，奇花、异卉、怪石聚于山，穷奢极侈，冠映今古。去年金人犯城，城上炮石尽取给于此山，亦上皇之赐也。旧在禁中，今年秋，屏园囿之观，毁撤垣墙，许庶民居止，由是士民皆得游览。其间山川台榭，不可纪极，奇石森列，悉有名号。如玉京独秀、太平岩、卿云万态、奇峰、紫盖、飞来峰、伏龙走虎之类，尤为特绝。又有松阴、竹径、花圃、石洞、村居、酒肆，莫知其数。戒严日久，殊乏樵苏，有旨许军民入山采斫，楼台阁榭，一朝撤去。中有一绛霄楼，金碧间错，势极高峻，如在云表，尽工艺之巧，无以出此。其间即天神每降格处也。自军民毁撤，不逾时殆尽，遂成丘墟矣。万岁山，始立用此名，后改为艮岳，又改为寿岳，期与天地长久。今不数年间，兴废如此，可胜叹哉！

去年十二月立冬，术者王凌明以谓，国家大忌。丙午冬三月，可于此日借春致祭，打牛如立春，朝廷从之。闻者或以为笑，天时岂可惜也但京城之陷，竟不出此月，理或近似。金人亦行夏时，去岁年号，天会四年闰八月，而中国乃闰十一月。天时也，番汉虽殊，而五年再闰，不同如此，岂历数有工拙耶未知孰是。

粘罕自谓用兵过孙吴，军中称二太子为佛子，言不杀人也。大抵纪律严明，故士卒用命。京城统制官死事者三人：胡庆彦、陈克死于戎，姚友仲死于兵。独刘延庆、刘光国父子，夺万胜门，带班直长入祇候西方万余人突出，殊不念乘輿播迁无所，社稷安危在反掌间。延庆父子食禄，累世荷恩，而履蹈反愧于市人，要之危难之际，始见臣子忠义之节，不必将种相门也。

金人每击鼓以报平安，其声如雷，传闻一鼓凡有数槌，槌上悉系球子，所以其声疾而大。或日暮天欲晓，其时不常。破

城之后，又于四壁绕城种柏，不知何义。

去年春，金人犯阙，寨皆在西北地牟驼冈。金人既去，议者引汴水灌冈，为水所坏者凡十有八，冀金人不复下寨也，识者笑之。借使汴水可淹牟驼冈，胡不俟金兵复来，而后引水灌之则金兵可尽没。今乃先引水灌冈，是教金兵预备也。其谋之不臧，每每如此。

破城之日，百姓军人即都亭驿，杀金使四人，剖剥之，其一乃监军之子，余不得姓氏。自废主之后，凡欲洗城者数次，盖监军颇怒国人之杀其子也。力欲洗城，披甲挺刃，凡数次。登，城中有黄旗兵将在空中，不可近，遂止。未知是否，但主洗城者乃刘监军与粘罕，二太子不预焉，盖其性善矣。

金人自陷城后，征求不一，罄府库，竭帑藏，至取乘舆服御嫔宫等物，上在军中未尝动色，惟索及三馆书籍，上喟然嗟叹久之。

上讲和回，怜太学诸生辛勤，效死弗去，即遣中书舍人孙覿兼祭酒慰劳诸生，及闻议赏格，诸生感激上意，涕泗横流，继而再幸军中，驾往来，人数闻诸生时有献书乞诣军前论列者，官司例不许行。

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金人到阙。闰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大雪，城陷。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大火烧开宝天宁寺及居民五百余家。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，大风，金人敲杀从官梅执礼等四人及捶打台官四人。三月二十五日，金人前军启行，自犯阙围城，首尾半年，去来皆取二十五日，其余二十五日皆有变异，不知其适然耶或阴阳度数使之然也

京城四壁守御官吏，以南壁言之，都守御则有孙传，提举则有李擢、郭仲旬、乔师中，统制则有王奕、姚友仲，统领则有高特、范琼、何庆彦、石可宝、李湜，其余逐急差到统制、

统领官，不下十数员。每一统制下，使臣不下三四十员，效用不下四五千。每使臣一员，日给钱八百文，或一贯效用，或三百或五百，率多亲戚门生故吏。又有朝廷权贵内侍请求而至者，身未尝亲战，或不出战而受上赏者，用命当锋者未必收录。至于中伤军兵，有轻伤而得重赏者，有战死而复作逃亡申举者，其弊殆不可胜言。其尤甚则有统率官论功第赏，虽子侄亲戚远在重湖千里之外者，诡名诬奏，例被赏典。京师虽陷，彼犹携告札以遗子孙，归耀乡里，自以为得计，比比皆是。守御将士往往如此，冀其死守而不陷，其可得乎

元年冬十一月，金人游骑渡河，先遣王芮来，坚欲割两河以和，朝廷从之。遂遣耿南仲割河北，聂昌割河东。二十日，粘罕来自太原，河阳营青城斋宫；干离孛来自真定，渡河，营刘家寺。先是，枢密李回将兵防河北，不能御敌，回引兵遁走，金人遂猖獗，京城闭守，居民乘城。二十七日，东壁百姓喧哗，殴杀统制官辛康宗等，城几陷。诏罢百姓守御，差官召募死士发城，然守备不戒，将卒庸懦。又赏罚不明，识者知其必不能守。车驾亲幸四壁，抚军擐甲服剑，士卒鼓勇，造攻具甚急。或劝上遣兵出郊，结诸□以扼金人，纵不欲战，庶几金人不敢近城，为异议所阻。金人筑甬道，造鹅车、洞子、欲攻南壁，为都水聂守决河水灌，所以金人不得攻，且遣使邀车驾议和，又欲皇帝逊位于肃王，辞语慢侮。宰相何 招集流民数千，厚赏，号为奇兵。又马步军太尉王宗础荐健儿，郭京召游手七千余人，自言有隐形秘术，且以拒金人，金人皆以为笑，后尽没于护龙河。中书舍人李擢守南壁，不以闻，自治甬道，上幸陈州门，大怒，罢擢拘系之。时天大雪，十一月初十日，风暴甚，守城官不能彀弓，凡二十余日不霁，雪深丈余。二十四日，金人自陈州门推鹅车、洞子、云梯，上纵火烧鹅车等，风火反烧

敌楼，三门士卒惧甚，几于溃散。有旨并力修完敌楼，未毕。二十五日，金人自所烧城入，凡十四人先登，士卒溃散，自相践蹂，死者以千万计。统制官相星宏死之。是日，郭京引兵入陈州门，或云与金人为应援，就拔汉帜，遂立黑帜，敛兵不下。是夜，火九门城堞，内侍黄经臣死之。金人又纵火烧近城寺观屯兵者，凡五日五夜不息。城中不知死所，百姓奔左掖门，问车驾所在，帝御宣德门抚谕，且纳死守五日，内城门始开。二十六日，金人遣使议和，何 使金求和。明日，遣皇子为质，不纳，坚欲邀龙德出郊。卫士蒋宣、李福作乱，伏诛。时有欲邀车驾南幸者。明日，上单骑出南薰门，见二酋纳款求和，迨夜还宫。自是何 、李若水等及误国大臣，皆谓金人守信不渝，殊不为备。初凌铄阻格议臣，金人遣使入城，需车马金帛宝玉缯绮女子百货，动以亿兆计，官兵守城者多投金营，言城中虚实，取索官司百物、玉宝、器玩，无不欲者，金人又令朝廷使使赍诏四方勤王退师，两国永和，盖欲绝我外援也。凡五十日，而金人敛兵不下，伐木为障，蔽若山林，内外虽不相见，时有游骑剽掠近城居民，焚劫王侯大第，取金宝妇女。小人乘势剪发涂面，诈称番兵，白昼为盗，官不能禁，有捕获斩首者日十数人，凡月余始定。正月七日，金人遣何 、李若水入城，责金宝不足，欲挈何 家属，又欲纵兵大杀， 甚惧，奏言金人欲入城，上再行出郊，议上徽号，至，乃迫车驾出郊。上虽难其行，然甘 之诈而不疑也。别无一人知者。明日，急传车驾如军中，百官痛恨，复莫能救，且知其必生变异矣。皇太子监国，孙传、五相、张叔夜至枢密。范琼摄兵政。车驾幸刘家寺，逾月不得归，太学生何揆等哭于南薰门，金人追至军前杀之，事见前录。